

徐文達書法篆刻集

沈

鵬題篆



徐文達書法篆刻集

沈鵬題



〔晋〕新登字6号

摄影：徐 麟

责编：王耀生

徐文达书法篆刻集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井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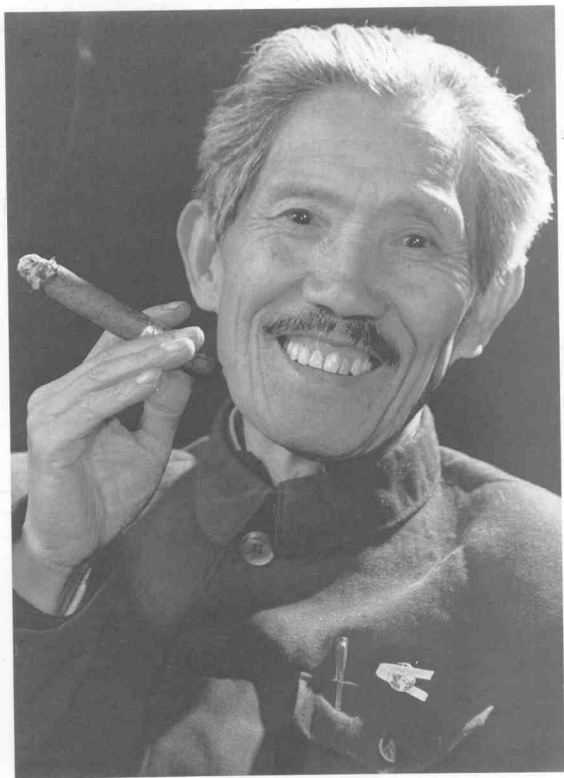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

1993年9月第1版 1993年9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 7-203-02851-8
J.238 定价：35.00元

作者近影



前言

霍 泛

徐文達同志筆名岩嶺，別號元翁，一九二二年出生于河北省元縣，高小肄業，在藝術上主要是走了自學之路。解放前在晉察冀工作，當過小學校長，專區文工團團長，地委、省委宣傳部文藝幹事，地區文化局局長，現在是山西省博物館名譽館長，中國書協會員，曾任山西書協第一副主席，目前是他省政協常委。他的一生沒離開過文教工作。開始喜歡音樂、戲劇，後來發現自己所愛好的，不見得是自己的專長，所以從五十年代便轉向書法、篆刻。在青少年時代如迷如痴地下過一翻功夫，九歲執筆，十二歲捉刀，由於繪畫未遇良師，事是較少，幾乎荒蕪。三十歲後，巧遇兩個良機：一是在山西發現了傅山先生是一位書法大師，學之有本，二是陳設副總理號召要振興中國書法。在山西又有範林副省長的倡導，從此便專心于書道。堅持三個為主：學以傅山為主，書以行草為主，做以兼余為主。然而書法并不是孤立的，還有繪畫、詩詞、其它藝術等等，也是一個「係統工程」。五十年代柯璠先生曾贈其書作一幅，文曰：「時間是擠出來的」（馬克思語）。聊聊數字對他深有啟發，只要不怕艱苦就有時間。經過「大躍進」，他又體會到：懶的習慣也可以養成，勤的習慣也可以養成。從此他便習慣于運用晚上的時間，或畫、或刻、或畫、或讀，苦在其中，樂也在其中，不放過八小時以外的時間，多少年如一日，常常切于深夜，有時「不知東方之既白」。

他不僅把鼓勵和贊譽充實自己的信念，還善于把批評作為一種激勵而奮發圖強，嚴于要求自己，沒有「虛懷若谷」，哪有高峰可攀？文達同志還頗有韌性和耐力，凡認為是正確的，就堅持到底。他學書六十年不間斷，學傅山一學就是三十年，從不朝秦暮楚。當書法處于低潮的時候，他默默耕耘，當書法處于熱潮的時候，他又冷靜思考，警惕名利攪頭，當某種書風興起的時候，他「不隨黃葉舞西風」，堅持繼承和發揚書法優秀傳統，反對那種反傳統的思潮，厭惡那種以西方意識「改造中國書法」的作法，堅持書法服務于社會實踐，淡薄標名利己，他一次就贈獻給殘疾人福利基金會一百幅書畫作品，堅持密切聯係羣衆，反對「淡化實用」和追求「純藝術」而強調「表現自我」貴族式的書法意識。

他不僅在藝術上從嚴從嚴，在工作上也是滿腔熱情，富于事業心，總是把自己置于羣衆之中，置于事業之中，沒有書法事業的發展，何談個人。自從一九五九年起，就在鄭林同志的領導下，與同道者從事山西書法界的組織工作，直到一九八一年成立起山西書法協會，在此二十多年間，組織過多次展覽、研討會，接待國內外友人，從而建立起山西的書法隊伍，出現了一批有水平的書法家，其中他始終是主要組織者之一。他善于發現人才，幫助年輕人，大家也把他當做良師益友。

長期以來，他總是憂慮墨汁不勝宜書畫，硯臺又多功率不高，便熱衷于研究古澄泥硯的工作，在無歷史技術資料的情況下，終于自己失傳的澄泥硯製做方法研製出來，不僅達到研磨率高的目的，而且有所創新，基本摸到了古代製法，并獲得國家專利權。此舉又經歷了十三個年頭。由于製硯要磨刻、鑲造、刀功更有助于書法，豐富了他書法中的造形和金石氣，這是他所沒有想到的。他總是多有所好，終日忙忙碌碌，要說他是什麼類型的人物，他自己也說不來。

文達同志已年至古稀，仍然奮鬥不息，向藝術的更高更深層發展，他覺得出過本《書法篆刻集》并非成熟，也非顯示自己，而是向人民的一項進報，汲取羣衆的意見，又兼之，目前索書者甚多，顧應不及，而且一般不容易看到他書法的全貌，在此卷中便可飽覽縱觀。這個集子包括書法、篆刻、繪畫、自作詩，其中有不同的書體，不同的風格。書法則以草書為主，并且變化較多，不整雷同，特別是長文不少，如《長恨歌》、《出師表》等，書品容量很大，也有榜書、小楷，書林茂葉，有張有弛，有起有伏，有疏有密，可讀性強，總得起玩味。他的多才多藝早爲人所共識，但他自己很謙虛，認爲人老書未老，品位尚淺，只是已步趨高齡，趁有生之年出版此卷，已不能再待，同時也是愛好者、道友、少輩們所望，這就是出這個集子的目的。

胸中丘壑 筆底風雷 蘆 焰

我和徐文達相識多年，因為都是農村小學生參加革命，身上都有些鄉土氣。到了七十年代，他憑身書畫領一路風塵時，我們鄰里相居，兩知無違。他能夠成爲一個書法家、藝術家，是有着深厚根源的。

其一、徐文達是在民族傳統文化環境中生長成的。他祖籍河北省完縣，亦是詩書門第，外公係武術大家孫祿堂的傳人，頗好交遊，并嗜書、畫，他常從外公及其交往的文賓武友，習拳法，學書畫，時得教益。父母又是能工巧手，都引起了他的興趣，常動手實習，每有心領神會之樂。鄉間各種文化活動，他也熱心參加。過期間，他學書法臨摹顏、柳、董、趙各體，打下扎實的功底。十二歲起，便爲人寫楹聯，刻印章。鄉里親朋、師友的好惡品評，反過來也作用於他的審美情趣與追求，質樸淳厚成了基調。他在心靈感受、筆墨趣味以及嚴謹動筆各方面，是深深植根于民族、民間文化的土壤之中的。

其二、徐文達在抗戰期間，身處晉察冀邊區，而投身民族解放運動。一身民族正氣，滿懷愛國熱情。他積極參加抗戰宣傳工作，少時學到的文藝技能發揮出相應地戰鬥作用，後來又參予了專業文工團的領導工作，認真學習和執行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由衷接受了「文藝爲人民服務」的光輝思想，鍛煉了革命文藝家的立場、觀點、方法，藝術觀和人生觀是互相滲透的。

六十年來，他的翰墨生涯始終未輟，五十年代他在山西省電影公司當經理，仍把書法用在電影宣傳上。這時，他不斷見到毛澤東、周恩來、郭沫若等人豐富多彩的書法作品面世；當陳毅副總理大發疾呼，提倡書法，號召展開書法活動之後，就更加堅定了他對書法藝術的執着追求。于是再下基本功，在不棄楷書的前提下，主攻傳得真草書，并全面了解傅青主的對「書道」有了深一步地理解。產生了強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責任心。一次山西省副省長鄭林，發現了他的書法才能，鼓勵他用書法爲社會服務，并強調內容的進步性。徐文達第一次聽到省級領導人對他從事書法的肯定和希望，他感到這是一個有力的支持。這對他後來的書法活動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一九六〇年鄭林召集徐文達在內的省城書法愛好者，成立「山西書法、篆刻研究會籌備小組」，于一九六一年首屆舉辦第一次全省書法展覽，擴大了書法藝術的社會影響。書法從此列入國家的文藝工作之中。

就在這時，徐文達來了一次全面深思，再次明確了一些基本問題：書法是藝術，是民族文化，而處於特有的地位，不能等閒視之；書法屬於文藝工作，是爲群眾服務的，要鄭重的對待；書法是屬於人民大眾的，首先

應當為廣大羣衆所接受。從此，徐文達以「厚積薄發」的治學方法，潛心研究，博學廣識，一直把「羣衆喜聞樂見」當作古老的書法藝術能夠獲得新的生命，和創造力的根本途徑，去努力實踐。

中國書協副主席王學仲看到徐文達的字，欣然贊曰：「天然」。我覺得這個評語很有見地，它不僅是確切的，而且有着豐富的內涵。長期以來，徐文達抱定為人民服務的原則，要使書法發揮鼓舞人民向往美好，積極向上、熱愛祖國的作用，便自覺地在書法實踐中，努力表現民族的偉大精神，吸收傳統的各種成果，貼近人民的思想感情等，從而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書法平易而精到的個性和風貌。他勤學不怠，楷、草、隸、篆皆能應手，但草書尤見風采。每作字，胸有豪氣，意隨毫端，發筆疾書，如聞林濤風驟驟之聲，見萬籟齊發之勢，頃刻成章。結構、謀篇，自然天成，常有驚人之筆，翻出意外之果，可謂獨占春色一枝。因此，在社會上產生了熱烈的反響。有說「氣勢磅礴起伏跌宕」者，有說「蒼健而秀潤，飄逸沉着」者，有說「奔放酣暢，連綿貫通」者等，不一而足。是的，你若駐足徐文達巨幅草書下，便可在動靜相依的意態中，屈伸相濟的筆勢中，疏密相間的構架中，枯澀相融的墨趣中，連綿頓挫極富音樂感的節奏中，氣象萬千，大自自然生命力搏擊的恢宏氣勢中，領略到東方藝術特有的抽象美、自然美的無盡魅力。

徐文達主持山西書協工作期間，山西書法隊伍日漸擴大，並成為全國書壇的一支勁旅。與此同時，他也在書法理論上探討書法藝術的一些根本問題。他的基本觀點是：

書法的普及與提高是對立統一的關係。從目前實際看，普及仍是首要的。他說，沒有普及（脫離廣大羣衆），提高何用？「雅俗共賞」是個理想的境界，但二者很難兼得，須先俗而後雅，應該具有兩者的本領。若不能雅，寧求其俗。通俗和平易并非低下。這是一個鮮明的羣衆觀點，也是一個正確的推動書法藝術事業健康發展的指導思想。因此，他一向關心農村廠礦的羣衆書法，經常組織羣衆性的書法創作活動，發現人才，予以發揚光大。他又倡導並參加在大原舉行「文化夜市」，為羣衆作書獻藝。但是他對書法藝術的提高問題，從沒有忽視和放鬆，他認為只有適時地發揮、提高，才能影響書法藝術不斷走上更高的水平，才能使書法活動得到更好地普及。

書法藝術的繼承和革新的關係，是個最現實的問題。徐文達清醒的運用「繼承發揚」，「推陳出新」的方法，去解決這一難題。贊稱「古不乖時，今不同弊」。書法不能數典忘祖，但是不合乎時代的繼承和違背現實的革新，都是一種盲目性的表現，脫離社會實踐，就陷入主觀唯心迷境。所以必須在社會實踐中求得最佳效果。只有如此，才能煥發出書法新的生命。

他在專工傅山書法期間，對原來會學習過的趙、董、黃（山谷）、二王的書法進行了認真分析，如何取其長，避其短，如何擅己之長，避己之短；又如何去補充自己之短。這是一個書法家的藝術深度、敏感性、悟性同時增強又同時磨合的過程。所以晚年他又工篆、隸、魏碑，在動中寓靜，在飄逸中寓沉煉。只有有目的的、有選擇地、優化各家風骨、神韻而

取之，才能獲得成果；同時又要兼顧到雅俗兩方面的適應性，這種直撲式的，又是曲折的行進，才逐步地形成他自己——徐文達博涉取優的風格。他在這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

書法是表現自我意念、僅供個人玩味的「純藝術」，還是表現社會精神文明，供廣大羣衆欣賞的文化財富。他對前者是不怎麼贊成的，而對後者則是肯定的。離開中國文字的面目，離開本民族的審美傳統，離開廣大人民的喜愛，書法藝術將失去存在的價值。那些名曰「標新立異」，實則變形扭曲的「隨意性」，是不能成為書法藝術的，只能把書法引入歧途，最終窒息她的生命。

爲了解決上述問題，徐文達寫了好多文章，如《書法藝術中對立統一規律初探》、《古不無時，今不同弊》、《正極則寄生》、《異同交流與古今共鑒》等，宣揚書法理論，鑒別偏正，邁步把書法藝術在正確的道路上竄進。

徐文達學歷不深，但文化底蘊匪淺。他勤奮好學，尤重字外功，除數十年臨池不輟外，還研究古典文學、文物、工藝、習作詩詞等，使他學識淵博，涵養深厚，藝術創作巨題寬廣。故而和他書法伴隨發展的還有篆刻、繪畫、雕刻、製硯、詩詞等。這些藝術門類又互相參透融進，相輔相成。

他的篆刻根底年長而深遠，尤善刀法，由無師承到追漢印、金文、對近代各家悉心研究吸收，而與他的書法互爲揚長。他收用邊款刻出七百六十三字的《滕王閣序》，以草書刻《前赤壁賦》，刀筆精銳，在九粒微形中可見二王、魏、隸神的，所刻《蘭亭序》技藝爐火純青，鋒芒隱現，圓熟醇澀，有似微形刻帖，不失遒勁形態，莊重大方，筋骨豐潤，令人一見傾心。他曾用三年業余時間，在五十塊石板上，自書自刻毛澤東詩詞四十四首和周恩來、朱德、陳毅、鄧迅等詩作。鐵筆繪盤膝，連綿繡動，觀其拓片，光彩奪目。

徐文達繪畫始於弱冠，成于「天命」。他的作品，筆墨橫達，書法筆功與繪畫丹青水乳交融，陡增神采。他畫點魚一筆成形，畫家蘇光說，沒有書法底功，難出這樣的效果。詩、書、畫、印出于一身，使畫意、詩情、墨趣、鸞鳳和鳴，曲調愈高。他畫風簡明，然多含哲理性，每在平凡風景物中，令人恍然悟出超中三昧。

製作澄泥硯爲徐文達的一手絕技。我國唐、宋間，以廣東端硯、安徽歙硯、甘肅洮硯、山西澄泥硯爲四大名硯。唐時曾將澄泥硯爲硯中第一。售價甚高。可惜到宋、元以後遂失傳。徐文達爲恢復這一名硯，奔波研究十三年不輟，終於借鑒傳統參考資料，重新研究出新的製硯方法，創作出新形制、新風格的「徐氏澄泥硯」。這種作品集雕塑、繪畫、色彩、書法、詩詞爲一體，使之簡樸而高雅，載譽遐邇，時引外商以高價相購，且未能如願。他的這一成就三次獲省、部級科研獎，國家專利局授予發明專利。中央電視臺已作爲專題節目播放。

徐文達對藝術的追求，一向以苦爲樂。今已到古稀之年，仍廢寢忘食

繼續向全方位進攻。在他近期的書法中，出現簡約嫺挺的格調。以簡馭繁，疏淡中將豐富的內涵濃縮、概括而升華，意境更高。這是一種飛躍，一種有深意地發展，可能是他從「于右任風苑」中進一步演化鍊變，形成又一風格，向更老到、更深邃、更富于魅力的境界前進。我相信，他會取得更新、更高的成功。

徐文達六十五歲生日時，我曾以四言句相贈，今錄于左，再申祝禱：

翼雙岩樵，人望風標；
筆耕半世，兩鬢雲濤；
藝峰突旗，山不厭高；
幽燕負弩，并州退毫；
心歸泉石，胸藏茹湖；
詩夢鐫畫，融進韻調；
黃山廬山，比奇比高；
壯哉吾輩，老驥揚鏢。

巧媚批除始得真蒼
松古柏尚為人病參篆
隸知奇變不與宋元作
返塵

也博青王法書畫藝書
文道同志家如之號真中

張頌先生題辭

為嚴樵生先生金石書畫集贊辭

蛟龍飛舞
翰墨淋漓

壬申夏日張頌

徐父老馬牛為新
書畫篆刻，言不精
妙，識與不識，豈不以
寂得乎？此乃快則此
鉅製之閱世固足以滿
足嚮往者之渴望，實
亦藝林中之盛事。
良為可貴。

壬申春

衛俊秀

并書於陸西師大

李白詩（大原秋早）摘句 草書 立軸



夢繞邊城月，心飛故國樓。

江山如此多嬌
引無數英雄競折腰

莽莽神州大地
只此紅顏第一嬌

江山如此多嬌
引無數英雄競折腰

草檠秋肅臨天下敢造春溫
上筆端陸海蒼茫沉百感金風
簫瑟走千官老歸大澤菰蒲
盡落墜空雲齒髮寒疎聽荒
鷄偏闕竚起看星斗正南干

立範

魯迅詩（癸年殘秋偶作）

行書 立範